

兩

朝

從

信

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臯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効

其最重要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三年爲滿一年上半
二年員外三年郎中如是而後議升爲
如京營簡閱科道當以二年爲滿勿數月一更
如巡城御史當以一年爲滿勿三月一易
如提學當以歲科兩考爲滿不得乘便那移一考半考
如職方尤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酌議
如邊撫邊道責在封疆自應久任然不慎選其人卑者
媚虜剝軍鏡者氣高見舛此又不可不斟酌以求其至
當者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一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

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勵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常一速覆
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通鑑采錄
急在練兵
然必將得
其人則練
有矣勤持
誠鑿已惟
中有定見

禮科周希令奏曰臣前待罪兵垣得與聞邊事故前疏謂
兵不可再募民不可再派止當訓練節核已蒙

旨着該部議覆矣臣愚靜聽妄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
者即行停止將所省安家行糧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
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
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
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

當調用者也。聞寧夏摠兵王汝愈甘肅摠兵祁秉忠俱身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頃遼左新經撫有請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覈之日三鎮并叙可也。至宣大密邇神京近來夷夏雜處以爭貢未定即當年奴酋與北關相持故事隱憂叵測先事預防必得謀勇才能始克勝任乃以當之此并生長中土夷情

全然不知到任數月激變幾番專以燒煉採戰媚人今之遼左已爲殷鑒尤可任驕貪之將一悞到底乎臣以此深訝去國諸臣藻鑒之不明也聞去歲宣軍激變副將楊愈茂能解散彼中曾以愈茂爲大同請不知樞臣何故易以

不知軍旅之

反以有用之人授之京營之地及近

日有言

之短者

樞臣又爲彌縫無怪乎交章論樞

臣之悞國矣且楊鎬逮矣廷弼勘矣掌樞者非事外之人

獨得無恙已非法之平矣試思十年前寺臣申用懋督臣

王象乾咸以奴首必叛爲請彼時無有應之及有阻者至

今釀成遼左決裂之禍追悔何及若今不早爲宣大計即

爲臣言爲得何益哉總之疆場壞事因用人之失始也自

今樞部當遵

詔旨破格咨訪天下之大草澤中豈謂無人即如臣耳目

所共知如游擊夏士昌于摠葉時新守備成已百戶鄒紹

武皆謀堪決勝。曾經征倭，并備山海及南都水營，俱已練
奏效。樞部酌其才用，其人使地方得人。若拘定俸薦，不論
人之有用，未有不敗。臣因用人關係安危，故并及之。至于
練臣練兵，初意原爲京師單弱，請建敵臺，教習京營戰守。
以爲君重取輕之弊，此先臣丘文莊三輔宿兵，故智即協
臣黃充纘先調南兵一千，後募三千，亦欲以練南者練北。
倣漢武敎羽林遺意也。後乃浸失其意，不練京兵而練民
兵矣。民兵不能六萬而二萬，又不二萬而六七千，又不能
六七千堪練，而老弱居半。調來南兵，不惟不能練北，且北
與之鬪矣。夫練兵若以援遼，則當練之遼地，遼事平而練

局結練兵若原以衛京城則當兼以京營京營壯而練功成今旣援遼又不兼京營則此練局亦必遼事平而罷耳遼事平而罷則練者已散而之四方京營之廢弛猶故也何以爲衛京城豈費幾許金帛幾許官職幾許搜揀不能爲百年之計徒以備一時協守之用固無庸一大將又安所庸一練臣也又部議三四千人減一千防喜峯等口又或令三千合永平山海新兵七千爲一萬移山海關則又安所置練臣也練臣前疏自裁請及今奉旨

旨汰處然則汰處畢而練臣之局亦結矣此一宜議也再照南兵三千如不繫之舟旣已糜餉又習教玩愒安所置

之此又一宜議也近見部疏當挑汰三千務費一餉得一
兵之實用至當矣臣以爲調募南兵斷不宜與京兵雜處
宜移駐通昌務合兩兵增兩鎮之重有四便焉敬陳于左
南兵仰給南糧定不能繼議者欲權以京班銀佐之此項
原爲京營設數亦不多斷乎不可今于通昌汰兵三千之
遺餉即養此三千南軍則兵不闕額餉不另增其便一北
革月米一石南軍一兩二錢操防同而給餉異勢必相妬
有甚于今春之鬪者何以比蛇足而添京營一擾乎今移
駐通昌餉既相等且兩地分曹而練各自安習其便二京
操未明而集日餉而散不聞鞭賞一人間稍振刷群起而

嘯之南操較藝角勝行賞飭罰非竟日不完合練于通昌
不致以京操之煩勞南兵即欲藉口偷安能乎其便三通
昌藩衛京師呼吸緩急朝發夕至向俺答內寇設有一重
兵扼其中何敢驟指

關乎今練兩兵于此隱然虎豹當南接天津北聯居庸永
可建威消萌其便四此四便者要惟因兵轉餉一轉移間耳
然臣終不能忘情于久遠之計也合無京營量挑選鋒之
雙狼者三千即擇一營將領之另爲一營于兩營酌中之
間練法受成練臣日操聽之將領自山海關內董家等處
遇有調發三營更番迭出防舉仍駐本處內京營選鋒三

千訓調一毛既畢許即營中選鋒別更選調周而復始其
掣回選鋒即着原將領照舊操練不雜不懈庶幾二三年
間京營必漸改觀臣即以此九千人教京營京營強矣獨
有議餉一節三鎮募兵既不許更番則當另議加餉如部
議數京營調出及南兵或即于京班銀中量加犒勞或于
南中一千額內量解濟賞可也此非臣之臆說亦科臣楊
連科抄中而謂更于三鎮之兵與京營兵量選成營真確
論也至于堪任將領于京營中無踰楊愈茂者然臣知其
才堪大用此當于營將中別選若南兵游擊張超頗有才
力可以量行加銜統領其他非臣所知也惟

陛下念疆場多事、內地極虛、即

勅下部、如果臣言可採、本部自有從長條奏矣、

大賞大刑
最宜慎重
絕有關係
之法

六日己酉御史張捷慎微決壅疏曰、竊惟人主以夾輔責
之大臣、以糾彈責之言路、而中官者供洒掃給使令傳命
之外、無他職業、然朝夕居人主側、易見親信、賢固資其贊
襄、否則遂受其蒙蔽、豈不有關於主德哉、伏念
皇上幼冲、血氣未定、日講既輒數日、一朝就此臨朝之日、
又不過起拜套數半晌還

宮其所朝斯夕斯、而周旋客遇者、伊何人耶、算算六尺形
影相憐、一身之外、都無足恃、

皇弟皇妹嗟骨肉如外人大臣言官望宮闈如天帝每一念之臣心欲咽輔養之功既不得之于閣臣漸染之微似轉操之于中官曾共受

皇祖

皇考厚恩共是

皇上臣子獨不一爲

皇上念之耶恭覩近日

批發科臣李春燁聖齡方茂一疏仰窺睿明遠覽真是

聖躬有關于民社之重而又示該監以職守嚴密
敕外廷不得過疑夫臣子何敢有疑于君父哉愛之至而

疑生焉。或起居飲食之欠調，或愛憎顰笑之時假，如生如存之念，或懈于皓齒蛾眉，用賢圖治之功，或分子左右便嬖，今

皇上謂煖閣內司禮監等官職守嚴密，此固外廷諸臣之所深願厚望于此輩，而不敢必得者也。望之至而疑又生焉，新進恃才之銳，或遂以竊弄爲精神，老成戀寵之濃，或遂以將順爲容。饒袞稍成安知非矯持太阿之漸，微疵毫舉安知非吃緊防川之自數拜酬勞安知非朦朧封爵之機，臣輩亦何仇于中官而疑之？倘賢如懷恩譚吉諸人于宮中能多所

三陽刻本
詒公方就
人與為此
並所用
用些皆他

匡正而一毫不以私意抗外廷臣將贊揚之不遠何疑之有不然臣于大臣猶疑之何況中官科臣之疏有曰大臣與言官爲二則必與中官爲一知言哉臣謂大臣不能與言官爲一則不如善一二力乘至公折衷群議何乃槩無可否而摧折之術又敢于明用也大臣不能與中官爲二則不如善一二因其惜富貴之心堅其顧名義之念使誘掖獎勸之有方此輩何嘗不可爲善上以勤護

聖躬中以調維骨肉豈無少補耶且

朝端之地儘有光明正大一路聽大臣之自立自行更不須仰人鼻息者如今日最不可與人之大賞莫如王昇臣人賞

同官徐揚先言之，部臣黃克纘又言之。支吾敗露，情迹顯然，實勞當酬，殊封難冒。有何不釋之疑，況

皇上篤志

聖恩加惠，懿親不在速而在真。倘早爲他人所竊冒，而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天之日此正

聖心所大不安也。臣謂

聖母嫡親家屬，不須尋訪，只須究王昇父子可立見矣。但准其自首從寬，仍不妨量示優眷，陷詐僞之重罪，沒望賞之微勞。臣有以度小人之腹，其愚斷不至此也。今日最不可緩之大刑，莫如楊鎬李如楨，鑄年餘如換逮，又數月

矣陷城辱國罪在不赦業奉

嚴旨有難結之案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周永春輩又安望其議逮議褫不爲網外之漏耶至若忠有當乎安儲用貴存乎程品念撫期于爲國事有異而同歸年來軍兵告急航海餽糧颶風作祟動遭颶失數百人之生命以魚爲糞數萬石之軍需以淵爲倉傳聞登萊附海諸郡大戶虛應窮徒包替不惟利彼重鑑兼以耗我軍實滿載泥沙漂沒糧船並下豈可無術而處于此旣急軍興勢不得不海運欲善海運道莫若覆題餉臣于五月間過徐見南閩臣于仕廉者籌之甚悉仕廉清品真才留心經

濟處徐數年親歷踏視鑿鑿以爲可行官則責成治海之方面有司而民不騷擾外則更番增額之防倭班軍民不苦勞計費金錢二十萬而足大新河果成則以三百里之安流避大洋數十里之湍與其委百萬餉于莫測之洪濤莫若捐此二十萬金錢聽閩臣條上而採行之成見當融毋持廢河悞國之邪說便宜當假毋蹈經臣掣肘之前車練臣徇國恤而并請重任練臣者務事權而責成效欲用則必假以爲之權不可用則當還之故吾之地柰何處彼于若用若弃之間灰將來勞人志士之志臣恐籌國事則智者誠多顧身家則愚者亦少且夕有急相舉而創練臣

孰肯爲國家出死力者大臣于朝廷大賞罰大機宜自當平心定識爲

皇上力持之豈糊塗兩可之間揣摩于不可知之意而爲哉伏乞

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惓存深宮慎防之至慮嚴

敕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又使大臣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官府通爲一體而明良比隆

三代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奏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選侍之顛末及移官前後

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選侍也昔爲寵嬪
今一子焉匹婦耳當嘵驚之一炬而不灰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罔所虧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

臣謹此不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至安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爲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廻邇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懼設如

諭內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論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泓與照管并殿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所伏願

皇上之慎重者二天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獨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挑頰之兒在選

侍郎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妬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疎。不共戴天。即在普天率土臣子。亦切同聲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且安

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與。雖不備。皆安不安之題目。何時幾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留中。

有以也

宮一節避

至尊之宸宸嚴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若則在外之間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祖議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以一介草莽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旣日擊當日情形亦其身在事內再

四思維何敢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旋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慢中手攬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謬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
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
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僅僅名

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
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前日凡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
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爲重，宜急于請見。二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口犯忿

置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官人閉官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官之景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懼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始不宜草率張皇

西漢書卷之四
漢文帝
志三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惶惶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攬入推出景象，又督聞其上，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忍

皇上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

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況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益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宮又無復返。青宮之理，而斷

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摠以一官既不得不移，自不得不
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官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嬪歸

天子之官，以抗

冲年之新主，俾

尊極之後，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

揚公訓辭
極善無乃
復之場波
甚耶

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
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
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密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
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

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臣子尋嘗事臣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過計私憂而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造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于投

井者或傳處罪璫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夙夜憂時之士悵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日不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官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時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等又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窺問創懲此亦清蠹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選侍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官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

事。于以保惜先年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快也。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
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示者，如今當一陽
來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蒙

皇上聖明察臣之愚衷赦臣之罪過乞採臣之懇言更矜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

諭安

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李遷侍者請自上裁再

酌加恩數亦遵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天矣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登極移官事情不推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

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竭力忿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悦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聞誠布公勸勑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謠語妄生猜疑日至禋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官始末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

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問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籍安選侍爲題且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

一言屏息紛擾若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蚤阻選侍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宣必至于朝乃明乃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侍宮中行一拜
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
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閨宮內臣官眷共見而不忍
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悞，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
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忖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選侍未有憂色，選

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
不早則選侍牙爪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
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官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
話選侍就拏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
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
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
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承豈不聞

聖母之崩，繇選侍之戲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報后土則恩母德戴皇天，則恩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於衷，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之。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執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中吉，喧嘩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今

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特諭。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屢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悽境危衷，寃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頹傷痛惟

聖母賦性柔雍，即早毓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真是文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卽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爲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宮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卽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持一已之是過爲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惑，悚省圖仰，副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一防嚴宮禁，一壯維

城保護。皇五弟一慎內旨，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部
覆，一勸廉耻，一接群臣，一諭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器奉

聖旨，這所奏寶藏庫錢糧，干係重大，各當巡看以防不虞，
如何十日巡看一次？該庫職守何在？今被賊人盜挖祭器，
疎虞之罪難辭。王虎本日欠嚴，本當重治，姑且不究。姚教
等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賊人敢于禁內行竊，大違法紀，束
檄并緝事衙門上緊嚴行訪拿，務在得獲，被挖牆窟水溝，
該監即時修理嚴固，毋得仍前致有疎虞。該衙知道。

都給事魏應嘉奏曰：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軍挾賞鼓譟，

燒毀公署乞行酌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扞綱如此
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看議其跋謬之原何故其訛
傳之語始自何人衆軍聞訛言而喧嚷于廠府部三四衙
門者的爲何人其燒毀科臣公署的自何人發謀有無大
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確得主名者夫殲
厥魁首協從固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毋得株連使玉
石俱焚毋遲疑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衆心往
時大同寧夏之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拮据況留
都爲

祖宗根本重地萬一日久恫疑而有不逞者從中挑之再

以訛言蠱惑其閩于文輝者猶小而搖撼根本煽動江海
思亂之邪民并窺伺之奸賊忠禍之流澁有不忍言者是
在當事毋泄泄視之而臣因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
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有軍紀不肅一至此者臺
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受職豈一科臣歷
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手而握印累至八九顆
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決也速允文輝之去或文輝毅
然封印自決其去豈有至爲衆卑所側目幾爲煨燼者科
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禁闈而淮
南寢謀則戡禍定亂實在用人而銓部拔滯伸枉尤關鼓

舞如原任南京科道丁 黃建中 汪有功等其人者蓋
與文輝比肩全累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
立敢言不畏強禦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常事之意而觸
其妬心公道至今寃之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猶沉謫籍不得與左
袒要人而必扼之使下采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使之盡忠
報國也哉故與其在今日獨攬魁柄而衆心不許以盈滿
召人神之厭孰若在當日愛惜人材而辣手不施則毋薄
留都之官而一切振飭紀綱扶持公道勉強從事夙夜匪
懈臣尤願南卿武與臺諫及六曹諸臣益專其官益精其

國朝名臣集

卷之四

三

職庶幾

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而于

祖宗並建兩京之意不至猗輕猗重六師克詣萬年寧謐
鍾阜天塹增其高深興成周歌岐詠豐者比隆論烈使臣
等廬井托在下邑俱得蒙業而安則萬年有道之長端必
由之矣職因事直陳罔避忌嫌統惟

聖明裁察

上曰南軍原無賞例聞訛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
各衛門嚴查首惡併該督各官分別奏處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

聖旨卿純衷體國贊襄密勿茂建勳勞

皇祖宸衷獨斷調劑備苦

皇考新政沛著毗贊良多嗣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三朝從來未有朕眷任者舊倚賴方殷卿乃連朝乞身情詞迫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大學士就第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綺絲坐蟒一襲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朕一子尚寶司司丞稱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愛國愛身以需召用該部知道詹事公鼐疏言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歎，竟夜徬徨，又聞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辨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疇，審繩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真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贊兩代光明謐靖之治。

禮科李若珪奉
旨回話奏曰臣原因司禮監李寶勅充
敬各一本爲恭選大婚事內請隨帶推算官役并請給
勘合臣意選婚之法必由粗而後精先擇其淑女之客後
以及于本家之籍貫繇州縣而選之府繇府而選送之司
道而後推算八字彙選榮運未有于州縣知選之時即人
人推算借謂隨選而即人人推算亦宜即用各地方之陰
陽生爲便待擇其可當

聖配者彙選京時然後用欽天監推算非謂必不用欽天
監竟用鄉野之人而亂
祖制也臣習見往日之騷擾恐兩勘合並行一路民愈不

金明

堪是以私憂過計。蓋謂帶推筭之勘合而發非謂選婚之勘合而發也。臣禮科也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而不意抄奏乃冒不諳事體之罪臣之罪豈容誅哉除席榮待罪外請候

明旨

戊辰御史方震孺惜人才疏曰臣惟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既平則國是日定群下無爭鬪之風國家享和平之福豈不休哉然太平之氣象則莫若于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

大議見大
謀論有用
文章堪真
相季侯直
廟數小人
之素疏恭
垂不行

趙公號確
淮海人

則不平。何言乎論未之當公也。夫賢奸不並立，不擇地而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遑一一屢指，聊舉千百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橫槊，下馬賦詩，長江南北，大者王、小者侯，超岐鎬而越豐沛，真千古一再見矣。旣而燕山定鼎，則畿輔之人豪又鼎峙焉。以一狂僧爲真主定策，姚少師固始蘇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乾坤，二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相映，豫章之彥繼解縉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宣千古之泰交，文正挽一時之劫運，是又三湘七澤所幻化也。楊新

都之馭權藩，趙內江之忤奸相，則爲蜀之人。平原蒲州，內振綱紀外修邊務，則爲泰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文達之平章第一，則爲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秦襄毅之孤清，楊太師之生榮，黃少卿之死諫，則爲齊閩其人。然而梁文康之章詔，湯忠介之孤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不可謂粵海鬼方絕徵，而高賢大良蕭索也。然則豪傑之生也，豈擇地哉。

天鍾異人以爲國寶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剛柔，可勿問也。各有心知，各有意瞻，各有識路，各有造境。父不能同之子，兄不能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

而用之而其梓里親戚與其知交朋友可勿問也人又有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末路全差事業無窮豈止登九重之塔人品難定正宜改三日之觀故論才者但用其才足以了當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問也蓋必如是而後稱公人心平矣乃若程品則豈易言哉每見有一好舉動君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聲一爲認理而着脚一爲藏身而借夥其後日復一日樂其臭味之近者旣欲盡收之而惡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盡棄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爭之生皆在于此不知人有一時之挺勁亦有徹底之澄

清合。當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于清流亦有生平之好修無慚食影合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有羣議正紛而劃開天之妙手。有局陣已定而拾衆口之殘涎。合開創與蹈襲論之而後品可程也。即如數十年已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而貌不殊。精神自別。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差乃至盡寬。其行檢又如同一論。察典而畢竟捨死報國者。瞻氣橫空。同一論淮撫。而畢竟拚命發端者。孤忠可鑒。同一論張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撰禮卿而

湖入

招權者反覆者如見若夫坦衷直腸寧去官而不肯賣友者豈容並論則臺臣徐揚先之微言爲最者也以類而推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則人心平矣而若用人則又豈易言哉人知爵祿超擢所以深愛人也而如其用不當反以斷送其平生人知林泉困頓爲不愛人也而不知舍之備足保全其身價士亦有雅負清修而難言經濟亦有共推蹇諤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縉而不爲贊畫至今享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撫遼尚且錄慷慨之膽豈其敗裂遂至于是乎大抵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官且累一人

矣今之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邊情

興能吏

既已共許其才情何必深誅以門戶又如畢懋良而能任

即清卿不足以盡其才盛世永潔而不枯則林居何以償

其品韓光祐立朝有色而假元牽累至今爲不了之局賓

子傳居官何罪乃一棺荒草難追泉下之魂悲白日之轉

九慨英雄之易老蓋天地之生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易違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棄之也以類而推用

人者必如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微臣有感于紛紜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唯唯靡靡者無所見奇烈烈轟轟者不肖投俗而時事所長又不無已甚過當者可以激發

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柰逐臭者競爲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擋甚密雄鷺者冲鋒深密者遣將同我則雲霄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旣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真可爲三歎也哉而細窮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人臣事堯舜之

中主當休明之盛時自己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别人料理開事則爲功名計而功外有名外有名無大之

是時
急若
火燒紙

天光無表之地。與日逐患。我軀幹不暦氣力。不前不
患人之隘塞也。今欲使之一歸混同。永無爭軋。則救時急
着。又可深長思矣。有未勘之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題。
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叅之匪人。
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嘗立于四虛之途。使已無藩籬之
可測。復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辣手。自然彼不傷心。無爲
後浪之推。永戒前車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今
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痒。用一半君子。又用
一半小人。此其爲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品類。但
擇其君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憐才不阿私矯。

枉不過當此正所謂如劍揮空如刀砍木永斷葛藤全無
掛碍至快至快者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
也司票擬者拿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
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
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
之爲物也有雜有鑄一鎔以大冶則暉暉蕩蕩皆化爲精
金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治者也陶鑄若類以保我子孫
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採擇施行

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楚鄙堅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光宗初登大寶隕膺老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柔情
不八日命危于奸豎宿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
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達和之繇一疏自分妄言

官腋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特

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爲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
臣卽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移宮
始末一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
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諱謨備言

官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旣已昭揭千古矢乃微臣于
此則有大不安者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

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天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
荷

輪綺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爲誇翊，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離
出震之時，諸臣共存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群璫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慶號呼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官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撓抑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敢言手捧虞淵之日微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
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決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
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
諱者又況移官始末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
祗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骯髒之人

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獎諭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
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
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
先犬馬卒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歎
龍逢比干于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

不免借

主眷以梯榮。撓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鵠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敵。逐漸之情。而陽樹犬馬戀。

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或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慙無忌之山農
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軍政拾
遺訪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資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

聖裁

辛未

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彌欝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

奉公守職、三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如游爲朕
首簡實嘉清慎特用眷異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諭不遵不
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闇貞操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
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嘉謨克績一事小嫌何難
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
平何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
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杜門遠求去國大臣
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兩朝覃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風。忘國厚恩藐朕冲幼
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百度維新輔臣如游
尚書嘉謨克續命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賚陳。朕又覽科
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
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
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
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
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頗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
可傳示各衙務務在辦處圓滿自安。忌格共職業以佐平

國朝詩集卷之四
明之治始或不遵嚴急國法其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
諭